

心晴坊
女性新阅读

天下同萌
TONGHONG

媚媚猫 著
MEIMEI MAO

郡主别嫁



晋江人气大神
媚媚猫继《青瞳》
之后的又一全新力作

★
这是两个肉包子
引发的天作之缘

★
古有韦小宝，今有赖称美
谁说小人物不能当主角
且看赖三哥如何逆袭“白富美”

做副主的
仪宾

要出得庙堂，入得卧房，
上得了战场，下得了厨房



郡主，
别娶下为夫，
为夫还有话要说……

漫漫追妻路，
只可智取，
不可强攻。

北方文艺出版社

媚媚猫 MEIMEI MAO

郡主别去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郡主，别丢下为夫 / 媚媚猫著. — 哈尔滨：北方
文艺出版社，2015.01
ISBN 978-7-5317-3376-8

I. ①郡… II. ①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1918号

郡主，别丢下为夫

选题策划 / 石 颖 王红依
作 者 / 媚媚猫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姚 雪
封面设计 / 小 茜
封面绘图 / 璎 珞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1000mm 1/16
印 张 / 18
字 数 / 270千
版 次 /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6.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376-8



目 录

第一章/001

天上掉下个小郡主

第二章/036

一朝成了“美俊公”

第三章/077

千万别中美人计

第四章/109

宁得罪小人莫得罪君子

第五章/136

大人，卑职得罪了！



目 录

第六章/169

蛮族少主贺兰缺

第七章/186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八章/214

被仇恨封存的记忆

第九章/244

斗智斗勇赖郡公

第十章/259

征战沙场好儿郎



第一章

TUN ZHU BIE DIU XIA WEI FU

天上掉下个小郡主

名字要起好啊！

不知大家发现了没有，凡是小说里出现姓赖行三的人，基本就不会是好人，但多半也做不出什么大坏事，不是个仗势欺人的狗腿子，就是个背叛了主角的小叛徒。并且会在做了坏事的两章之内恶有恶报，后面的情节用不着他了，他只是个引出故事的小人物而已。

引出您正看这个故事的赖三来了！虽然刚刚入冬，但今年的冬天格外冷！这个故事里的赖三顶着刺骨寒风，正缩手缩脚地沿着一条大街走过来，两只眼睛骨碌碌乱转，仔细打量着两边店铺。

接连几场大雪让街道变得异常干净，天地间是大片大片的白，他身上的破棉袄已经没剩几朵棉花，鼻涕眼泪冻得此起彼伏往外淌。赖三每走几步就擤一下鼻子，之后顺手往衣服上一擦，破棉袄一个冬天都遭受此等待遇，前襟上已经结了一层油亮的痂。

按照赖三自己的说法，他的职业是帮闲，就是自己有空闲的时候顺便帮人干点小活计的意思。

活计的范围很广泛，出力的比如给人搬搬抬抬；动脑的比如给人当托骗钱；卖脸的比如给死人冒充孝子贤孙哭灵送丧；耍机灵的比如诱骗外乡人到赌场妓院拿枕头，啥活计他都干过。

既然是闲了才干这些，那平时他都忙什么？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他都忙着找这些活计。

帮闲也讲档次的，像他这样的，要脸面的都不愿意找他，找他的都给不了几个钱，赖三常年处于忙多闲少的状态。

最近生意尤其不好，自打入了冬，大雪一下，整个城市都似乎被雪冻住了，一



切节奏都缓慢下来。没有人修房子，没有人收粮食，没有人挖井，没有能轮到他拿抽头的羊牯赌钱，没有冤大头中仙人跳，甚至整条街一个月来也没有人死。所以赖三已经忙了快一个月了也没能闲下来。

越忙他就越饥肠辘辘，越忙他就越蓬头垢面，半个冬天忙下来，如今摸摸身上的肋骨，自己都觉得硌手，只怕和街边那条垂死的老狗没啥区别了。

没错，这个赖三比别的故事里的赖三还不如，别人是有饭吃的坏人，他是没饭吃的坏人。

街边老常家包子铺的热包子出锅了，蒸汽和香气顿时爆出一团能把人遮起来的白雾，老常拖长声音在雾中吆喝：“哎——新鲜出锅，全肉馅大包子！一咬一嘴油！”

赖三肚子咕噜叫，眼睛骨碌一转，便笑嘻嘻地走了过去：“老板，来个包子！”

老常拨开云雾正待招呼，看清楚赖三一身破烂衣裤，脸上笑容顿时换成怒容：“去去去！叫花子，上别的地方要饭去！”

“哟嗬！”赖三眼睛一瞪，理直气壮道，“你哪只耳朵听见三爷是和你要饭了？爷买你的包子，你不卖？”

老常愣了一下，重新打量赖三，狐疑地问：“我这包子两个铜子一个，你有钱吗？”

赖三摸出两个铜板，递一下又收回来，笑嘻嘻地道：“别人家包子一个子俩，你敢卖俩子一个？买卖可没这么做的。”

老板陪着笑脸打开蒸笼，赖三眼疾手快拿了两个，咬了一口，黑黑的手落在大白包子上，头也不回地跑开了，老板起身去追，却为时已晚。

赖三在街转角嘿嘿一笑，破棉袄里热乎乎的，两个大肉包子烫得他心头妥帖舒服。他掏出一个捧在面前仔细看，深情无限地嗅了一口那香气——多久没吃过肉了？三爷今儿也开开荤！

刚才碗大的包子两口就吃了，那完全是吞下去的，并没有尝出肉的味道，这种吃法怎么对得起肉包子？赖三选了个朝阳的街道，陶醉地闭上眼睛，将包子贴在脸上使劲闻那肉香，实在受不住肚子里的馋虫勾引，这才慢动作张大嘴，就待一口咬落……

突然背后挨了狠狠一推，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耳边响起几声大喝：“别乱动！排成两列，到街边跪好！”紧接着无数只手伸过来，将他扯到街边按着跪下。

赖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中惊慌，想要抬头看，脖子刚一直，头上就挨了狠狠的一下：“跪好！”

赖三头被打得剧痛，眼泪都淌了出来，只得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只见街上无数双腿和脚都穿着一模一样的裤子和鞋子，显然是一个整齐的队伍，山贼可没有这样



整齐的装备，必然是军队。

这些人先将赖三这样在街上走路的人集中，随即将街边摆摊的人也抓过来，命他们跪在路边，最后将民居中的人也拉出来，跪了满满一街，无论是谁，稍有反抗就是当头一下。人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叫声此起彼伏。

赖三跪在地上，俩眼珠骨碌碌乱转，见身边跪着的众人什么装束的都有，明白不是针对自己，心中稍安，好奇心顿起。他把脸巧妙地侧了一点，眼睛斜斜向上翻，一个士兵踢他一下说：“不要乱看！”

赖三叫屈：“大爷！我眼睛天生长得斜，没办法啊！”说罢将眼睛扯得更斜一点，那个士兵瞥了他一眼，也就不理会了。

赖三用眼角余光瞥见又来了一些人，将大匹大匹的白色绸缎挂在街边店铺招牌上，动作极为有素，片刻工夫便将他视线范围内的招牌都用白布盖住了，什么金字招牌红漆招牌通通成了一片素白。赖三暗自嘀咕：难不成是哪家布行的老爷舍布？怎的大冬天舍的都是麻布，还一味都是白色，难怪卖不出去！他心中也知道不是，城东布庄的王老板就跪在他斜前方，头上也给扣了一顶麻布帽子，脸已经吓得和帽子一样惨白。

好不容易等这些人布置完成，马蹄声声，就看见一匹白马在许多士兵的簇拥下奔驰而来。

“都准备好了吗？”马上人问道，听声音是个年轻的男子。从赖三这个角度看不见他的长相，只能从他腿上穿的粗麻裤子和毡子鞋没有修饰的毛边上判断他是一身重孝，但是说话的声音却听不出一丝悲伤的意味。

“准备好了。”士兵低声回答。

那男子原地停了一会儿，想必是四下看着满意了，不知做了个什么手势，于是便有几个传令兵驶出队伍，在街道上来回奔驰，大声喊道：“都听着，定西王为国捐躯，英魂不远，郡主扶灵还乡，城中所有人等，一律执子侄礼，跪迎王爷灵柩归乡，有妄动妄言者，立斩！”声音一遍遍传出去，他们反复重复这几句话。众人这才明白，原来自己头上的白帽子，是为定西王披麻戴孝来着。

整个西北三省都是定西王的封地，土地上的人都是定西王的子民，定西王在西北三省，可以像皇帝一样征税征兵，委任官吏，实际上已经无异于国中之国。

然而就算皇上驾崩，也不会强迫全国人为他披麻戴孝，士兵拿着亮晃晃的武器守着，当然也没人敢说个不字。但人群中自以为有些见识的不免暗自腹诽定西王嚣张，这番举动恐怕为子孙后代惹下祸患。

赖三没有这样的见识，也就没有去为定西王的后代操心，不过穿着单薄裤子跪在冰凉的雪地上，倒没少在心里问候定西王的祖宗。

众人在雪地上跪了许久，扶灵的仪仗队才在肃穆的乐器声中缓缓走来，别人低头不敢看，赖三却不愿意错过这热闹。他斜着眼睛看去，只见领头的是一辆纯白色

旂檀车，想必就是郡主乘坐的了。车子后面跟着一个漆黑的巨大棺材，这口棺材由几十个全身缟素的健壮士兵抬着，后面跟着几十个人撒纸钱。

一口棺材走过去，赖三刚想抬头，谁知又是一口漆黑的棺材紧跟着过来，后面同样跟着几十人撒纸钱，这个过去仍然还有，一会儿工夫棺材已经过去了十几个，扶灵的队伍竟然还远远望不到头！似这等漆黑色的大棺材也还不知道有多少个！

赖三倒吸一口冷气，心道：“格老子的！这郡主有几个爹？要用这么多棺材，莫不是全家死光光了？”

他看了一会儿，街上一双双白色的腿脚来来往往，似乎无穷无尽，赖三看得眼花，只好低头不看。

直到众人跪得膝盖酸痛无比，才有士兵招呼众人起身。赖三勉强抬头，见扶灵的队伍已经看不见了，只剩下街边店铺招牌上的白布从他面前向两边延伸，不知走出去多远。街上满是人，白色的孝帽子连成一片，一望无际。北风吹过，地上的纸钱打着旋飞起来，几乎遮天蔽日。

每一个人都不禁咋舌惊讶，好大手笔，整个涪州城竟然被活脱脱布置成了大灵堂！

赖三许是跪久的缘故，腿脚发麻得让他无法站起来，只得匍匐着身子爬到街边，周围的人见他这个模样，自是大笑了一番。他丢了脸，便不愿意迎着那些讥讽的目光站在当街了，特地转弯抹角走了很远，找了个小巷子钻进去，先在拐角处躲着，看看四周没人了，才从怀里掏出只剩些微温度的包子。

有吃食下肚，这一天又算活过去了！赖三深深吸了一口气，慢慢张开嘴，牙齿轻轻碰上包子皮，就像对待情人一样温柔。正当他要咬下去的时候，偏偏自己好死不死抬了一下头，只那一眼，他就彻底呆住了。

他面前站着一个纯白色的少女，她就像从雪花里变出来的一般，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都是纯粹的无可挑剔的白。

她的皮肤是如此晶莹剔透，她的眉目是如此如描如画，她的嘴唇润嫩如水，颜色也是浅浅的粉白，和白雪几乎要融为一体。她的风姿气度已经不是美可以形容，直如清谷幽莲，恍若冰宫仙子。赖三几曾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只当自己是在做梦。

她悄无声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个陋巷里的，与整个晶莹的白雪世界浑然一体，那双澄明清澈的眼睛，正无比专注地看着自己。赖三活了这么大，就没得到过正眼相待，何况是这样一双眼睛？

那少女就在他呆呆的注视下，慢慢走过来，越走越近，这让赖三如在梦境之中，这目光竟让他四肢百骸都没有一点力气，比刚才跪了一个时辰的雪地还让他无法动弹。

他屏着气息，一动不动，只怕呼出一点热气，这个雪一般的姑娘就化了。

他呆呆地看着那女孩儿靠近，一直靠近身前，看着她毫无顾忌地轻轻贴上自己



的身子。

热热的、软软的人体靠在身前，那触感是如此真实，淡淡的幽香飘过，赖三知道这是真的，世界上不会有如此活色生香的梦境。这一刻，只觉得就算这是个狐狸精，他也认了。

那姑娘却没有半分迟疑，一低头，凑近他的胸前，然后——一口咬在他手中的包子上。

赖三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即便梦里也没有过这种场景，一个想象都想象不出的绝美少女，穿着洁白的衣裙，沿着素白的街道，走到他面前——竟然只是为了吃他的包子！

直到少女吃第二口，赖三才解了定身法，赶紧一缩手：“哎哎哎……姑娘你……干什么？”

“肉！”少女简单地说了一个字，又冲赖三的手伸过头去。

“你干什么？你……你不是吧？这包子我……我已经碰过了……”

“肉！”少女眼睛死死盯着包子，眨也不眨。

“我碰过了，有我口水……哎哎哎……姑娘你……你不会吧？这样也吃？”赖三伸长手把包子送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另一只手拦着不让少女过去。

“肉！”少女声音无比坚定，仍然只是这一个字。

赖三发现这姑娘眼神执着无比，动作一往无前，和村口破庙里那个痴呆乞丐十分类似。

他试着伸脚绊了一下，那姑娘毫无避让的意思，人已是绊得失去了重心，身子却依旧直奔他手中的包子。

赖三身子一转，让她跌进自己怀中。小姑娘一伸脖子，又在他手中的包子上咬了一大口下去，笑眯眯地咀嚼。赖三终于明白这姑娘原来是脑子有些问题，心里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发现了这个严重缺陷，这个雪白的姑娘终于不会让他觉得美得窒息了，大概越是好东西越是和自己无关的缘故，赖三其实对好东西的免疫力比一般人要高。这才让他能好好打量这个小姑娘。

一看过去，另一个发现却令他心口扑通扑通乱跳，那少女一低头，耳环随之摇晃，看那耳环的颜色，很可能是银子！

他强忍住心跳，小心地说：“你想吃包子？”

“肉！”少女看都没看他一眼。

“好好，肉！你知不知道，肉是要钱买的……你把你耳朵上这两个……给我，我就给你吃肉，好不好？”

那少女不置可否，赖三将包子在她嘴边试探一下，她立即咬住，精力都放在吃上，赖三小心地摘下她的耳环，放在嘴里咬了一下——老天，真的是银子！



她几乎靠进赖三的怀里，如此近的距离让赖三有了新的发现，这少女没穿棉衣，她头上戴着一个白色毛茸茸的帽子，穿着白色毛茸茸的貂裘，整个看上去像个小兽。这样的雪地，她一个女孩丝毫不见怕冷畏缩之态。

这种衣料赖三在当铺里见别人当过一次，虽然不记得是叫银狐还是雪貂来着，但总归是很值钱的玩意。尤其这姑娘穿在身上的这件皮货没半点杂色，也没半根粗毛，一水银亮色带着韧性的细绒，比他在当铺里见过的不知好看多少倍，想必更加值钱。而且她帽子底下露出许多首饰，竟然都是银的！

在那时，赖三见过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银子了，他还不知道耳环下面圆形的珍珠比银子更值钱，也不知道全用素白色银子做饰品，那是大户人家戴孝时候的规矩。

他一边尽量控制自己笑得别太贪婪，以免把飞来横财吓跑，一边用自己能做出来的最诱惑的声音说：“呵呵呵呵……乖，跟哥哥回家，我家还有很多肉给你吃！好不好？”

城东，定西王手下文臣之首，王府太史穆延陵府邸中忙碌异常，三进院子里的正厅正房全部腾了出来，布置得很是华丽，显然是有穆大人十分看重的贵客将要上门。

穆府最得力的内宅管事云姑姑，一间间房来回巡视，仔仔细细查了又查，见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才指着桌案上的几个小巧食盒问：“备的是什么点心？新鲜吗？”

仆妇田氏回答：“四甜四咸，甜的是青萍、豌豆合欢、冰糖团子、芙蓉玉果，咸的是过千峰、佛前酥、利口酥和花盏龙眼。都是小厨房刚刚准备好的，半个时辰一换。”

云姑姑脸色立时一变：“你作死！利口酥是混了荤油的，郡主还在热孝期，怎么能动荤？”

田氏乃是云姑姑的内侄女，不那么拘束，道：“说是三年孝期，不过现在都是拿着一个月算一年，能守孝三个月就没人说了，这老王爷已经升天大半年了，郡主还在守孝？”

云姑姑摇摇手，低声道：“老王爷是三个月，还有王妃、几个小王爷，还有郡主的叔伯、堂叔伯……三百多口子呢，大半年算什么，这孝有的守呢。”

田氏暗自吐舌头：“亲的守三个月，挂上名的就算只守十天八天，算上去这郡主这辈子也别想吃肉了。”

云姑姑也摇摇头，叹道：“蛮族这次突然攻破固原，越家的人除了郡主，可是一个不剩全杀了，要不是咱们老爷赶去救援，连这最后一点骨血也保不住！唉，可惜留下的是个女娃。定西王祖辈不知道杀了多少蛮族，尸山血海才换来这永世承袭的王位，这才传了六七辈子，香火就断了。”

田氏也跟着唏嘘一声，小声道：“姑姑，老爷对郡主这么好，这次特地让大公子披麻戴孝，将郡主一路从固原城接回来，会不会有意让咱们大公子……”



“住口！”云姑姑一瞪眼，吓得田氏赶紧闭嘴，她见四下没人，才压低声音对侄女道，“给你提个醒，一会儿郡主来了你可别乱说乱看的。蛮族破城的时候郡主和最小的幼弟刚好在城外游猎归来，俩孩子就这么眼看着家人的脑袋一个个掉在面前，惊吓过度，全都大病一场，小王子没挺过来，就这么去了，只剩下郡主。不过她高烧太久，救回来之后脑子就有点不清醒了。这些事不用你管，你该怎么伺候就怎么伺候，咱老爷对这小主人，可比对老王爷还尽心，要让他知道下人怠慢了郡主，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田氏赶紧答应：“姑姑，我省得了。”

云姑姑点点头，又嘱咐了几句，才转身去别处了，田氏便站在门前恭敬等着，谁知这一站就是三个时辰，直到她眼冒金星也没把郡主等来。田氏实在熬不住，吩咐一个小厮出去打听。

许久那小厮才回来，低声道：“田大娘，你在内宅不知道，出大事了！郡主的车驾两个半时辰之前就进了府，咱夫人和少爷小姐们上前见礼，那排场大的……啧啧！谁知头磕下去半天也没动静，后来老爷实在等不得，自己上前把车帘掀开——你猜怎么着？”

他声音惊惧中带着点兴奋：“车里空空荡荡，根本就没有人，大伙都说，莫不是老王爷成了神，惦记女儿一个人在世上孤单，把她叫去了吧？”

老爷当场就变了脸色，吩咐多说一句就——他竖起手掌在自己脖子上比画一下，吐了吐舌头。

田氏也念了几声阿弥陀佛，合十不止。

随后一整天，城中四门戒严，每一个出城的人都遭受了严格的盘查，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比天色更加阴沉。

（本书王府官职仿照东汉郡国例子，王府中最高的官职为傅、相各一人，为了日后行文方便，此处改为太傅、太史。穆延陵便是相当于相位的太史。）

.....

甭管官府出了多大的事，也不需要小混子操心。且说赖三兴冲冲回到自己栖身的偏僻窝棚，还没进门，就大声叫起来：“七叔！七叔！快看看，这次我可得着了好东西！”

和他同住的中年乞丐王七并不是赖三亲叔，却是同乡邻居加共同逃难来此的交情。赖三父母死时将孩子托付给他，王七小时候命根子被骡子踩过，自己是没可能有后代了，便将这个半大孩子当成亲儿子来疼。多年来两人一直相依为命，一人乞讨一人混钱，彼此帮衬着活到今日，早就比一般的父子更亲了。今儿天气太冷，家里还有些吃剩的干粮，王七染了点风寒，赖三就让他歇着，自己去想饭辙。

王七躺了半日，感觉好多了，闻言精神更是一振，忙道：“小三子，莫不是找到个好活计？要做几天？有十个钱打赏没有？”

“十个钱？哈哈！”赖三的声音异常兴奋，“我的亲叔叔哎，你就睁眼看吧！”

说话间房门挂着的破棉被帘子一掀，一股冷风拥着赖三就进来了，只见他光着上身，下身也只一条破烂单裤，右臂却抱着一个毛茸茸的白色大包袱。

王七见这盛夏里的装束吓了一跳，急道：“三子，你怎么不穿棉袄，岂不是要活活冻死啊！”说着忙将自己一条破棉被裹在他身上，又在火上热了一口汤给他喝。

“没事！”赖三兴奋地道，“我一路跑回来的，周身都是热气！七叔你快看，这回咱可发了！”说罢四下瞧了瞧，先用心擦干净屋里那唯一的瘸腿方桌，然后才将毛茸茸的包袱铺在上面打开，顿时一层淡淡的光在方桌上升了起来。

王七顿时被闪花了眼睛，乐颠颠凑过来看，那包袱里是一件有白毛的衣服，里面是个同样毛茸茸的帽子，再仔细瞧，这里面都是些女人家的首饰，耳环、项链、头钗、珠花、玉镯、玉佩……什么都有，全是一色白，有些看着像是银的，但大部分王七都看不出是什么材料做的。

“哇！这是……这些都是银子！真是银子！哇哈哈！发财了！三子，你这是……你偷人家东西了？没人看见吗？”王七惊喜之下又有些害怕。

赖三懒怠一笑：“可没偷，我用两个包子换的。”

如果两个包子能换来这些东西，通街的人都会去开包子铺了。

赖三看着王七脸色，笑起来：“七叔，我这次真是运气，先是得了两个包子，后碰上个小傻子，估计是什么大户人家跑出来的，非要吃我的包子，我拿了她的东西也没白拿，原本想留一个给你呢，看在这些东西的分上，两个大肉包子都叫她吃了！”

他一手抓着棉被比画，将经过好生说了一遍，说起定西王灵柩回乡的排场，不免又啧啧称奇。

末了赖三加了一句：“这个小傻子八成也是叫灵车给冲散了，一时找不到家人，就自己满街混走，却叫我捡了个大便宜！”说着将那包袱一拍，满脸都是得意。

半夜爷俩儿躺在铺上，赖三没了棉袄，头上斜插一朵珠花，搂着那件貂裘就睡了，半夜里几次梦见屋子里起了火，他偏生逃不出去，那火苗就围着他一个烧。眼看就要将他烧成一团枯骨，赖三拼力挣扎醒了过来，觉得被窝里着火一般滚烫，那件貂裘居然就像个火炉子般，热得他汗流滚滚，把棉褥子都沁透了。

他这才晓得自己破棉花伺候惯了的身板受不了貂皮的热度，只得掀开半边通风透气。摸着貂裘雪白的软毛道：“穿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热得老子一身臭汗，我道那起穿皮毛的少爷小姐为啥不让人走近，原来个个都是臭的！”说得有趣，自己笑起来。

第二日赖三选了一对银镯子，穿着王七的破棉袄，寻了家当铺进去典当。

朝奉见这对镯子虽然不重，但胜在手工精细异常，整个镯子用银丝缠成枝干，当中吐出羊脂白玉雕的莲花，或花苞或半吐或全开，小小手镯上二十多朵花，没一朵重样的！且那玉色触手生温，分明是顶好的和田籽料，这个手镯就是一千两银子



也没处去买。见赖三怎么看也不似识货的主，许给他十两银子打发了。

赖三喜出望外，他掂量着一对手镯没有二两重，不承想竟然能当出十两银子！

上街给自己和王七买了棉袄长衫，之后又买了各式吃食，赖三这辈子没花钱这么痛快过，不知怎么的，有银子在手里，心里憋得直跳，难受得抓心挠肝。

他回到家中，王七听说一副镯子叫他当了十两银子，正想高兴，又得知十两银子被他花了个干净，心疼得脸颊直跳，道：“三子！你手脚这么散，就是万贯家财也挡不住你糟蹋！”

两人许久没这么痛快地吃喝，二两黄汤下肚，也有些犯晕，不知什么时候胡乱躺在地上稻草堆里睡了过去。

赖三醉倒睡下，梦中果然吹吹打打，好似有个大红花轿抬进来，他上前掀开轿帘，扶了个扭扭捏捏的新娘子下来。然后恍惚间就是拜完天地揭开盖头，赖三心中难免期盼，仔细想看清新娘子的面貌。

然而要梦一个没见过的人哪能看清楚长相？只能随他想象罢了，赖三毕竟是男人，便是做梦也想要个标致的媳妇，梦中人的面貌就向着他见过的最美丽的样子慢慢靠过去，直至变成那雪一般的玲珑少女。

于是新娘子霎时变成一身雪白的衣裙，梦里周遭还是喜堂，四处都是红色，独这个女子一身煞气凛然的纯白，直直地看着他。

赖三虽说在梦中，却也明白两个人并不相配，带着点害羞问她：“你家里人同意吗？”

那少女点头道：“他们都同意我嫁给你，因为你给我吃肉！”

赖三在梦中放下心来，豪爽地拍拍荷包说：“我有钱了，天天让你吃肉！”却也不管那钱是哪里来的，只管觑着脸凑过去笑道，“美人！你要吃鸡肉还是要吃猪肉？”

那少女却露齿一笑，道：“我要吃人肉！”说罢对着他的脸咬了下去！

赖三吓了一跳，拼了命地挣扎起来，然而那少女力气却大得出奇，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一口咬下自己半个脑袋，嚼得咯吱响。

那少女狞笑道：“我家里人没有找到我，我现在冻死了！没有人给我肉吃，把你的肉给我吃了吧！”

赖三没命地惨叫，直到被王七在脸上使劲拍。

“三子！三子！快醒醒，这是魔着了！七叔在这儿呢！”

赖三惊叫着醒过来，才知道是做了个梦，他拍了半天小心肝才不害怕了。王七见他没事了，打了个哈欠又重新睡了。

赖三却睡不着了，少女的面貌仿佛清晰可见印在脑子里。他心中好生不安，暗道：“不是真的冻死了吧？”劝自己别瞎想，可偏生无论如何也要想，满脑子都是那张白色的面庞。



坐卧不宁了好一会儿挨到天亮，想和七叔打个招呼，却见王七呼噜声惊天动地，显然一时半刻不会醒来，于是自己悄悄走出去，回到自己将那少女丢下的小巷附近转悠。

夜半，巷子里哪还有什么人，只见他一个人在巷子里“小傻子！小傻子”地乱叫。

赖三哆嗦着走，一路上冻死的尸体倒是遇上了两具，都是穿着破烂的老年乞丐，一直找到天快亮了，哪有那个雪花一般洁白的小姑娘？

忽听远处巷子口有人怒斥：“路倒尸！小娼妇，老子今天定要打死你！”然后是拳头着肉的闷响，夹着一个细小的呜咽声，似乎是女子的声音。

赖三心中大力一跳：“莫不是那小傻子？”慌忙几步冲了过去，可见在蒙蒙亮的天色下，巷子里一个高大的黑影正对另一个穿着破烂的瘦小身影拳打脚踢，越离得近那女子的哭声越明显，听着十分像。

赖三顿时急了，远远地就大喝一声：“住手！”伸手在地上胡乱抄起一把雪，握了个雪球冲着黑影狠狠丢过去，人也猛跑到近前。

那黑影头上吃了一雪球，愕然回头，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一脸横肉，相貌凶恶。地上倒着的女子也愣愣地看向赖三，那是个二十出头的妇人，眉细眼小，算不上漂亮，却还带着点风情。

这两位赖三却是认识的，王屠户和他的续弦娘子。而王屠户却不认识赖三，恶狠狠地跳起来，几步走近，杀气腾腾地道：“你干什么？”

赖三见认错人了，干笑两声：“呵呵……这个……老兄，大冷天的，好容易找到一个人，我们……我们不如玩雪球吧？”

八岁以后王屠户就没得到过这样的邀请，着实愣了愣，这才怒道：“有病！你找死！”

赖三千笑：“不想玩算了……下次再找你……再见啊……”话音未落，人往后转，飞快地跑了。

身后传来王屠户的怒吼：“敢追到家门口了！那小娼妇骗俺说丢了二十两银子，是不是给你这个小白脸了？奶奶的，你别跑！你等着！老子的杀猪刀呢？”过会儿，远远就听到脚步声急切响起，想是王屠户找到刀追上来了。

赖三一听连自己这种面色都被叫作小白脸了，恐怕王屠户已经气得神志不清，更加夺命狂奔，头也不敢回，跑出好几条街，瞄到一家车马行后巷的大草料堆，立即矮身拱了进去，紧紧藏好，大气也不敢出。

过一会儿，外面刮过一阵旋风，伴随着“偷人的王八蛋，有种别跑！”之类的叫骂声渐渐远去。赖三松了一口气，身子往后一靠，却靠在一个温热的东西上。赖三吓得一跳好远，摸起一根粗柴，壮着胆子叫道：“什么人？你……你出来！你不出来我、我、我打你了啊！”



窸窸窣窣的声音响起，只见自己身后草料堆里冒出一个沾满稻草的脑袋，对着赖三露出他这两天朝思暮想的脸。可那脸上已经满是黑灰，看着他一会儿，嘴角一弯，给了他一个傻傻的笑脸。

赖三如同被打了一棒子的狗，嗷的一声蹿了过来，将稻草几把扯开，将那小傻子从稻草堆里拔出来说：“我的娘啊，可找到你了！”话一出口他就觉得不对，听着怎么像叫这个小傻子做娘一般？

那个小傻子还穿着他的破棉袄，从稻草里一出来立刻开始哆嗦。赖三赶紧带着她后退一步，到避风的地方，问：“你这么还在这儿？没回家去？”

只见她表情仍然愣愣的，赖三用手在她眼前晃晃：“喂！你认得我不？”

“肉……”小姑娘终于开口，还轻轻点了点头。

赖三笑道：“你还认识我啊，也没傻透嘛！我说，你家里人没来找你？”

“没有家里人！”小姑娘认真地说。

“怎么会没有家里人？估计这么说你听不懂……”赖三比画着道，“你的亲人，爹？娘？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叔叔大爷三舅？”

他说一句小姑娘就摇一下头，仍旧认真地说：“没有家里人。”

“唉，你可是真傻啊，这么问吧，你住哪里？”

“没有家里人……”翻来覆去，就只有这一句话。

便在这时，赖三突然听到身后一声断喝：“好小子！原来你藏在这儿！可叫爷爷逮住你了！”

赖三一惊回头，却见巷子口一暗，一个黑黝黝的宽大身影，手持一尺长的雪亮杀猪刀，旋风般向他冲了过来。却原来是王屠户一路急追找不着人，只得认倒霉回家，谁知顺着原路摸回来一看，却发现那小白脸好生站在个柴火垛旁边，正和另一个人说话。

王屠户打量一下，另一个人身形比赖三还瘦小，又紧握了下手中新磨的杀猪刀，心中底气十足，一声断喝之后冲过来就是一拳砸下。

赖三的反应极快，就势摔倒，嗤的一声从王屠户胯下钻过，这一拳便落空了。王屠户急忙转身，赖三已经一个懒驴打滚躲过他身前半丈的危险地带，随即蹿起来撒腿就跑。这一系列对抗挨打的动作都是做熟了的，完全不用思考。

王屠户追了一会儿，累得气喘吁吁，他高大肥胖的身子远不如赖三灵活，刚刚一顿急追已经十分吃力，眼看那小子如同泥鳅般滑溜，转眼就跑出半条街去。他也不追了，几步转回柴垛，见刚刚和赖三说话的那个人没走，便上前亮起刀，恶狠狠呵斥道：“跑了一个跑不了俩。说！那小子是不是和你一伙的？”

他离近了看，虽然此人一脸乌黑，一身破烂，却能从头发上看出是个年轻的姑娘。白雪的反光下，那姑娘直直地看着他手中雪亮的钢刀，毫无畏惧之色。王屠户愣了一愣，呵斥道：“老子家二十两银子，是不是叫你们偷了去？”



“没有家里人。”小姑娘认真地回答。

“谁问你有没有家里人，我问老子家的银子，是不是叫你们骗走了！”

“没有家里人。”

王屠户怒道：“老子管你有没有家里人，我问你那二十两银子！”

“没有家里人！”

“你不想活了！快说！不然老子劈了你喂狗！”

“没有家里人。”小姑娘摇摇头，“爹没有，娘没有，叔叔伯伯，哥哥弟弟，都是没有，没有家里人！”

“敢情你是专门消遣老子来了！”王屠户勃然大怒，一把抓住她的衣领道，“不给你点厉害，看来你是嘴硬到底了！”

且说赖三一口气跑出两条街，拍着胸口庆幸又一次在战斗中顺利逃脱，却觉得这一次有点不对，好像忘了什么东西。四周找找，顿时想起，平时他都是一个人战斗，这次却是两个，原来将小傻子忘在巷子里了。

这一想顿时惊起一身冷汗，又撒腿跑回来，正看见王屠户一手揪着小傻子，一手抡圆了一刀就要往下砍。赖三情急之下一声怪叫，随即地上随手一抓，握了一个雪团狠狠打了过来。

这一个雪球正中鼻梁，啪的一声然后雪片散开糊了满脸，王屠户身子一歪，当的一声，杀猪刀斜挥向下，贴着小姑娘肩膀斩在巷子边的砖墙上。

那一刀看似来势汹汹，实际上只是吓人，并不是真对着小姑娘身子砍过去的。王屠户虽然凶悍，但随便杀人还是不敢的。其实有没有这个雪球这一刀都会砍偏，但是赖三并不知道，看着雪亮亮的刀锋还是下去了，他不由得发出一声惊怒交加的吼叫。不知哪里来的一股热血从丹田直冲脑顶扑了过来，对着王屠户的脸狠狠抓了一把。

王屠户鼻洼眼角还残留着雪，又被赖三狠狠抓了一下，血顿时就下来了，红的血混着白的雪，在他脸上开了个大酱铺，王屠户直气得七窍生烟，嗷的一声一拳打在赖三头上。

赖三挨了这一下，整只左眼都青了，眼角裂开，鲜血直流。可随即王屠户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身子弯了下去，原来是赖三拼尽全力，一脚狠狠踩在王屠户脚趾头上。

“小傻子，你快跑！”赖三只来得及将小姑娘一推，头发便被怒吼着冲上来的王屠户扯住，随手一个嘴巴就将他打得原地转了几个圈。

赖三嗷嗷叫着冲上去抱住王屠户的腰，试图将他摔倒，然而王屠户身子粗壮，体重抵得上他两个还要多。几番缠斗之下，赖三身上挂了彩，衣服又被撕破了，他躲到一旁。王屠户喘了半天粗气才有力气凑过来，他对着赖三狠狠踹了一脚，赖三惨叫一声，被他踢得翻了个滚，鼻血一滴滴流下来。王屠户又踢了几下实在太累，